

大学人文研究丛书

永远的巅峰

—20世纪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

陈春生◎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大学人文研究丛书】

永远的巅峰

——20世纪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

陈春生 ◎著

图书馆学院
苏山峰藏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永远的巅峰——20世纪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陈春生著.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
(大学人文研究丛书)
ISBN 7-5351-4516-7

I . 永 … II . 陈 … III . 文化评论 - 世界 - 20 世纪
IV .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5468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 <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 027-83619605
邮购电话: 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湖北鄂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版 次: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字 数:284 千字

(438000·黄冈市八一路 9 号)
2 插页 12.5 印张
200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5351-4516-7/G·3766

定价:19.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目 录

前言 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全球化的范型	1
第一章 20世纪法国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	23
第一节 诺贝尔文学奖与法国文学	23
第二节 普吕多姆	32
第三节 莫里亚克	38
第四节 贝克特	46
第五节 萨特	52
第二章 20世纪英国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	59
第一节 诺贝尔文学奖与英国文学	59
第二节 萧伯纳	61
第三节 高尔斯华绥	72
第四节 艾略特	80
第五节 戈尔丁	91
第三章 20世纪德国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	102
第一节 诺贝尔文学奖与德国文学	102

第二节 托马斯·曼	104
第三节 霍普特曼	110
第四节 伯尔	115
第四章 20世纪美国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	121
第一节 诺贝尔文学奖与美国文学	121
第二节 福克纳	129
第三节 海明威	139
第四节 奥尼尔	149
第五节 莫里森	158
第五章 20世纪俄国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	172
第一节 诺贝尔文学奖与俄罗斯文学	172
第二节 肖洛霍夫	182
第三节 帕斯捷尔纳克	192
第四节 索尔仁尼琴	201
第六章 20世纪北欧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	206
第一节 诺贝尔文学奖与北欧文学	206
第二节 比昂逊	211
第三节 拉格洛夫	215
第四节 拉克斯奈斯	223
第七章 20世纪东南欧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	232
第一节 诺贝尔文学奖与东南欧文学	232
第二节 显克维支	239

第三节 皮兰德娄	245
第四节 安德里奇	254
第八章 20世纪亚洲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	
.....	263
第一节 诺贝尔文学奖与亚洲文学	263
第二节 泰戈尔	270
第三节 川端康成	285
第四节 大江健三郎	295
第九章 20世纪非洲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	
.....	301
第一节 诺贝尔文学奖与非洲文学	301
第二节 索因卡	305
第三节 马哈福茨	309
第四节 戈迪默	320
第十章 拉丁美洲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	
.....	334
第一节 诺贝尔文学奖与拉丁美洲文学	334
第二节 米斯特拉尔	340
第三节 聂鲁达	346
第四节 阿斯图里亚斯	353
第五节 马尔克斯	366
附：大洋洲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论	376
主要参考书目	386
后记	389

前言 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全球化的范型

20世纪世界文学是19世纪文学的延续和发展，但新的时代又赋予了它独特的精神品格。19世纪以前的文学，人们习惯以欧洲的价值判断为终极判断。每一种文学思潮的划分，都是建立在对欧洲文学思潮的研究和把握的基础上，在这种价值标准的统摄下，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文学受到排斥和歧视。人们以为欧洲文学就是世界文学的全部。进入20世纪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格局开始被打破，一方面，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世界性扩张使得现实主义文学很难再像19世纪那样显示出令人炫目的辉煌；另一方面，过去许多被忽视的民族作家开始登上世界文坛并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些研究、关注世界文学的人们不得不注视生活在欧洲以外地域上的作家的创作实绩。这些作家的出现，使得20世纪世界文学形成了一种全球性、开放性的文学格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预示的“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的局面开始形成了^①。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

界文学的概念，到 20 世纪才由先辈们的构想演进为一种文学现实。

20 世纪文学以时间为顺序，以文学思潮作为主要的发展线索，可以分为几个大的阶段：20 世纪初，各国现实主义文学依然沿着 19 世纪后期的轨道向前发展着，20 年代，各种实验性文学思潮大为流行，从西欧向其他地区渗透，形成了一股反传统的文学思潮，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股文学思潮，依然是世界文坛的主流。到了 60 年代，世界性的民族主义思潮对文学产生了影响，欧洲以外的民族文学开始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文坛上，而这股民族文学思潮是以关注本民族的现实而显示其创作实绩的。当然，我们依然能看到现代主义思潮对现实主义文学的持久影响，现实主义开放的姿态显示了它永不衰竭的生命力。20 世纪后期，文学出现了相互融合的态势，文学全球化趋向越来越明显。民族文学之间的交流成为一种主潮。

在这样一种文学发展态势面前，不管人们以什么样的立场、从什么视角进入到世界文学领域并对其进行阐释，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即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发展，具有多元化特征。与 19 世纪浪漫主义文学和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相继独霸文坛不同，20 世纪文学始终具有三股相互抗衡、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的文学潮流。这三股文学潮流是：传统的写实文学、反传统的现代主义文学和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但是，在 20 世纪文学发展的历史上，这三股有影响的文学潮流只是 20 世纪文学不可或缺的部分，还没有哪一股思潮能成为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主流，那么，当我们面对 20 世纪多元文学格局时，能否在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寻找一个既能包容这三股文学潮流、又能揭示 20 世纪世界文学发展基本

规律的范型，并以此展示出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基本概貌呢？回答是肯定的。20 世纪有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诺贝尔文学奖。由于它具有颁奖时间上的延续性，评奖标准的开放性、获奖作家地域上的世界性等特征，可以作为研究 20 世纪世界文学的一个较为合理的范型^①。

—

诺贝尔文学奖是依据瑞典化学家阿尔诺尔佛·诺贝尔 1895 年 11 月 27 日所立遗嘱而设立的，在这份具有法律效率的遗嘱中，诺贝尔写道：

所有我留下的不动产，应以下列方式处理：其资金将由我的委托人投资在安全证券上，建立一项基金，其利息以奖金的形式，每年赠予那些在最近数年来造福于人类贡献最大的人。

诺贝尔将这笔奖金分为 5 等份，分别赠予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医学、文学以及为世界和平事业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具体到文学，诺贝尔要求获奖作家必须是“创作出具有

① 从目前编撰的 20 世纪世界文学史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影响较大的《外国文学史》（南开版）在 20 世纪部分，所选 16 位作家，其中 9 位为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由王忠祥、聂珍钊主编的《外国文学史》（华中科技大学版）所选 16 位作家，有 7 位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果把那些没有单列的作家也算在内，那数字更为可观，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瑞典文学院对作家的选择，基本上合乎 20 世纪文学发展的规律的。

理想主义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人”。诺贝尔在设奖时颇具世界性眼光，他特别强调：

在颁发这些奖金的时候，对于候选人的国籍丝毫不予考虑，不管他是不是斯堪地纳维亚人，只要他值得，就应授予奖金。①

诺贝尔文学奖从 1901 年起，几乎每年都有一二位作家进入到诺贝尔文学奖家族。到 20 世纪结束时，诺贝尔文学奖几乎囊括了 20 世纪不同政治立场、不同文学流派、不同地域和民族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这种在同一标准下对世界作家的审视和评价所体现出的包容性，值得研究 20 世纪文学的人们去关注。

当然，我们不必讳言，作为一个研究范型，通过诺贝尔文学奖这个人为设置的系统来透视 20 世纪世界文学，并不是无懈可击的：首先，这个系统对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家有遗漏。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名单中，没有列夫·托尔斯泰、高尔基、左拉、德莱塞、易卜生等具有世界影响的写实主义大师，也没有瓦莱里、乔伊斯、卡夫卡等对现代主义文学作出杰出贡献的大作家。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瑞典文学院也注意到这一点，“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无法解释的缺漏过错的历史。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许仍可以说相对而言，

① 白根格伦（瑞典）：《世纪超人：诺贝尔传》，第 167 页，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

错误毕竟是少数，获此殊荣的没有一个是完全不该获奖的。”^①其次，在评选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政治因素的渗透和影响。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的获奖和1970年索尔仁尼琴的入围，就印证了这一点。对此，法国作家萨特曾尖锐地指出：“我知道诺贝尔奖金本身并不是西方集团的奖金，但现在人为的成为这样一种奖金，客观上成为一种保留给西方作家和东方叛逆者的荣誉。”^②这种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们应该看到，诺贝尔文学奖本身所具有的缺陷，反映了20世纪风云际会的政治形势的演变和社会审美观念的嬗变。我们不能超越一定的历史时代和一定的政治氛围去苛求其公正。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诺贝尔文学奖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正日臻完善，成为具有权威性的世界级文学大奖。

1. 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源自于授奖标准“理想主义”内涵的包容性和开放性。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最初对文学中的“理想主义”的理解，代表了19世纪人们遵从的正统观念，“就是文学上的正统性，符合宗教精神和社会道德秩序，能激发人乐观向上的情绪。”“作品被认为意味着为人类，为符合人道、常识、进步及幸福所做的奋斗，这一根本观点被理解为适用于富有建设性目的的文学成就。”^③由于对标准理解的保守性，最初10年的获奖作家，与当时丰富的文学现实相

① 王逢振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词典》，第26页，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

② 柳鸣九编：《萨特研究》，第4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王逢振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词典》，漓江出版社1997年版。

比，显得略微单调^①：这些作家全部集中在北欧和西欧，而且无论是小说家还是诗人，他们的作品主要描写生活的光明面：对生活和爱情的礼赞，对历史上民族英雄的讴歌，对优美的大自然风光的吟唱。即便抨击生活的假丑恶，也显得温和、克制。苏利·普吕多姆的诗作，“是高尚的理想、完美的艺术和罕有的心灵与智慧结晶的实证。”比昂逊“以诗人般活跃的灵感和难得的赤诚之心，把作品写得雍容华贵、华丽而又色彩缤纷。”卡尔杜齐的获奖“不仅因为他渊博的学识以及独有见地的深刻研究，更由于他伟大的诗作所特有的创造力、清新的风格以及抒情特征”。通过这几则评语，可以看出瑞典文学院青睐这些作家是希望在世纪初的动荡和混乱中，推崇人类道德精神中的正向价值，捍卫文艺复兴以来人的精神尊严，以宗教精神作为拯救人类的基本方式。因之最初 10 年的获奖作家，几乎都是恪守传统的写实主义作家，显然，如果按照这个思路去理解诺贝尔遗嘱中的“理想主义和最出色的”内涵，获奖作品可能变成仅从正面肯定人类理想，忽略了文学对生活的复杂性关注和人的丰富性把握，不能与时共进。

但瑞典文学院的评委们是真正的智者，他们及时纠正了认识上的偏差，感受了世界文坛的脉动。从 1911 年开始，“理想主义”内涵有了一些新的变化。尽管瑞典文学院依然试图以传统方式解读梅特林克的全部作品，但其创作中的现代主义新

^① 最初 10 年的获奖者是普吕多姆（1901 年）、特爱多尔·蒙森（1902）、比昂斯滕·比昂逊（1903）、埃切加莱（1904）、佛里德里克·米斯特拉尔（1904）、显克维支（1905）、加尔杜奇（1906）、吉卜林（1907）、欧肯（1908）、西尔玛·拉格洛夫（1909）、海泽（1910）。

质素为评委们所注意，梅特林克获奖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明显的创意和独特性，他笔下全然不同于传统的文学形式。”他巧妙地指出“潜藏于人的内心的意念，挖掘出人类心灵的特质，毫不矫饰地、自然而然地以无比的自信和古典的高雅表现出来。”“他让我们感知我们真正的归宿是一个飘渺的所在，不是我们世俗经验所能达到的。虽然他的诗为我们打开了探视那飘渺境界的视野，但我们却很难和他共享有那深层的感受”^①。以梅特林克的获奖为先导，“理想主义”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获奖作品不仅包括表现人类正向价值的作品，也吸纳那些描写人类精神中负向价值的作品。1912年，德国具有自然主义倾向的作家霍普特曼的获奖，同样具有拓展“理想主义”内涵的意义。作为一个文学流派，自然主义大师左拉，在世纪初曾被排斥在诺贝尔文学奖家族之外，甚至诺贝尔本人也认为左拉是“一位肮脏的作家”，但霍普特曼却以自然主义作家的姿态出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上。宣读1912年颁奖词的是一位新的执行秘书，在给霍普特曼的颁奖词中，他开篇引用一句格言，“天下没有不变的事物”，并且指出：“就我们了解的史实来说，很少有能够造福于人类的新事物一开始就被人接受的；一棵叶茂枝繁的大树，当初不过是一粒不起眼的种子而已。”显然，瑞典文学院，力图通过丰富“理想主义”内涵，使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得到加强，颁奖词特意将霍普特曼展示的阴暗面与诺贝尔遗嘱精神进行了深刻而精当的联系。他们认为，霍普特曼戏剧的“最大特点就是使人们对光明的未来充满信心”，“最值得赞叹的是，当他描写人世间的

^① 肖涤编：《诺贝尔文学奖要介》，第20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阴暗面的时候，也未忽略人性的尊严”^①。当然，评委们对揭示阴暗面作品的肯定也是审慎和有限度的，为此他们强调：“诚然，生活有它不可避免的阴暗面，但这种阴暗面必须以高超的文学手法才能处理好，留给后人深刻的教训。”^②

“理想主义”内涵的拓展，还在于诺贝尔文学奖正面接纳现代主义文学思潮，20世纪现代主义文学是一股与现实主义文学相对立的世界性文学思潮。它分支众多，内容庞杂，光怪陆离。通常人们把象征主义看成是现代主义的第一个流派，现代主义文学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限，分为前期和后期，二战前，较有影响的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有后期象征主义、表现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意识流小说等，除了这些流派外，还有众多的小流派。这些流派否定和怀疑传统文学观，关注人的内心世界、直觉和无意识领域，他们热衷于表现人的变态心理和畸形社会形态。出现了一批卓有成效的作家，卡夫卡、乔伊斯、里尔克等是其中的佼佼者。瑞典文学院虽然接纳了梅特林克、霍普特曼等作家，但对纯粹以现代主义探索为主的先锋作家，评委们很长一段时间采取拒绝的态度。以上几位现代主义代表作家，都没有获诺贝尔文学奖就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70年代，瑞典文学院反思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史时，认为以上3位作家是应该得奖而实际上没有得奖的人。但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二战以前，已有现代主义作家进入到诺贝尔文学奖家族，只是瑞典文学院未能从文学的现代性立场上肯定其

① 肖涤编：《诺贝尔文学奖要介》，第21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 肖涤编：《诺贝尔文学奖要介》，第21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先锋性价值，而是在传统的视角中接纳他们，二战后的好几年里，评委们对未能广泛接纳现代主义作家进行了补救，一批现代主义大家进入到诺贝尔文学奖圣殿。这些现代主义作家的获奖，一方面展示了 20 世纪现代主义思潮的演进规律，另一方面也表现了“理想主义”对现代主义的接纳过程，它从侧面展示了评委会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变化过程。1923 年，象征主义诗人叶芝被诺贝尔文学奖家族接纳，理由是“由于他那富有灵感的诗歌以精美的艺术形式展现了整个民族精神。”瑞典文学院将叶芝看成爱尔兰民族文学的代言人而授予他此项殊荣的。对于叶芝象征主义诗歌的理解，评委们依然遵循接纳梅特林克时的思路：以阅读传统文学的经验来解读他的诗作，因而他们对叶芝的评价显得非常独特：“他的艺术通常是非常晦涩的，所以要想理解就得十分细心。这种晦涩的成分，来自内容的神秘色彩和盖尔特人气质，这种气质不是显而易见的，而是体现在诗的光彩、细腻的情感和深入入微的洞察力中。自然也受当时潮流的影响，那就是象征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手法，驱使他总是呕心沥血去寻找、推敲合适的字眼。”^①评委们感受到了叶芝的现代主义因素，但又试图把他规约在传统的审美范畴之内。对叶芝象征主义诗歌游离于传统与现代两端的智性阅读，显露出评委们对现代主义思潮的一种矛盾心态。1927 年，柏格森的获奖又使“理想主义”向容纳现代主义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位宣扬直觉主义的诗人哲学家，在当年 36 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瑞典文学院准确抓住了柏格森作为诗人哲学家的重要特征：“他那丰富而生气勃勃的思想以及

^① 肖涤编：《诺贝尔文学奖要介》，第 333 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表达的卓越技巧。”恰恰是这种富有生气的思想，建构了现代主义文学的哲学基础，给现代主义诸流派以巨大的影响。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家的肯定，为现代主义作家的入选，开启了大门。在此之后，20世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现代主义作家大批进入到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30年代皮兰德娄和尤金·奥尼尔能够获奖，与他们现代主义表现技巧是分不开的。40年代艾略特、威廉·福克纳，50年代的贝克特、加缪，60年代的萨特等现代主义作家的获奖，也是因为他们的反传统精神受到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的青睐，这些作家是现代主义文学不同流派中涌现出来的杰出代表，他们以自己的创作构成了20世纪诺贝尔文学奖“理想主义”价值观的一个独特的方面，成为诺贝尔文学奖体系中最精彩的华章。

对现代主义文学认识的改变，使得“理想主义”内涵不断拓展，并使瑞典文学院遴选作家的范围不断扩大，这顺应了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和不断变化了的审美观念。作为一个文学体系，诺贝尔文学奖吸纳的作家更具有权威性和代表性，诺贝尔文学奖本身也更加成熟。我们可以看到，100年来，在“理想主义”和“最出色”的两面旗帜下，世界文学中三股重要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都被它融合在一个体系中，描画了20世纪世界文学发展的基本轮廓。在这个体系中，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如罗曼·罗兰、托马斯·曼、法朗士、高尔绥华斯、马丁·杜伽尔、斯坦贝克、马哈富兹、戈迪默等；也有审美趣味与传统文学截然相左的作家，如梅特林克、艾略特、威廉·福克纳、贝克特、加缪、萨特、加西亚·马尔克斯等；还有恪守或部分恪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作家，如肖洛霍夫、安德里奇、索尔仁尼琴等。对人性的真善美的追求，成了这些作家共同的价值取向。

2. 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还来自获奖作家在地域分布上的广泛性。诺贝尔文学奖从关注西欧、北欧到整个欧洲最终到关注全世界，地域的拓展不断地使诺贝尔遗嘱中全球性精神要义变为现实。诺贝尔文学奖的“理想主义”和“最出色的”标准的延展，暗合了文学的全球化历程，世界各地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文学都已融入到这一庞大的体系中。

如果说，1913年给印度作家泰戈尔授奖，显示了“西方中心论”的固执^①，那么，1945年智利作家米斯特拉尔的获奖，则表明瑞典文学院对诺贝尔遗嘱中世界性视野的重新发现和认同。这种世界性眼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已经越来越明显了。1961年，南斯拉夫作家安德里奇获奖，使得诺贝尔文学奖开始注意西方意识形态以外的文学家。1966年授奖给以色列作家阿格依，这实际上是对纯正的古希伯来文化的重视。1967年，危地马拉作家阿斯图里亚斯夺冠，颁奖词特别强调，“目前，拉丁美洲有许多埋头创作的优秀人才，只不过在众声扰攘里，个人的才情容易被忽略；而阿斯图里亚斯大量大胆而又杰出的作品却足以使他脱颖而出，使万里之外的我们也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② 1968年日本川端康成“作为一位将叙事技巧与画家眼睛和感觉结合在一起的小说家”，“在探索爱、美、死亡以及对价值追求等主题的过程中，极其完美地

① 瑞典文学院有意淡化泰戈尔作为东方人的地位，在授奖理由说：“表彰他那含义深远，清新而美丽的诗歌，他运用完美的技巧，运用自己的英语词汇，使他诗意盎然的思想成为西方文学的组成部分。”而英国当时的评论家也认为泰戈尔的出色成就“体现了英国文学的高峰。”

② 肖涤编：《诺贝尔文学奖要介》，第79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